



09624

白華樓集序

嘉靖甲辰余結髮登朝始去舉業專

意為古文章力追心惟冀以挽洩典

雅傳六經下且薄秦漢杜門苦思而

不能自得曰欲遊於天下名士以求

其所謂至者雅聞歸安廬門茅君明

年使道舟徒而君方為令相留竟日

白華樓集序

一

似以余為可語者而余未敢遽請也

又明年君入為吏部郎握手都門之

外曰得叩君才倜儻竒峭固上下古

今歛渥百氏王伯甲兵之畧撐腹流

口聽之令人座上鬚眉開張欲起周

旋少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

余視學廣右而君來同官悉出其平

生所作示余大都鞭霆駕風如江河
萬狀不可涯涘而其反復詳畧形勢
淋漓點綴悲喜在掌則出司馬遷班
固而自得陶鑄成一家言余往所謂
欲求其至者乃始盡得於君又時遠
有根穴之寇萬竈比連積數十年而
君以談笑揆手笑矜於一夕捷書畫

報左右皆莫之知於是又知君才誠
可用而其所謂至者盖有所本而非
偶然信可見於事而非徒口語者也
君功既高用是取忌排擯還田里浙
撫臣上言君才不當棄竟不見省曰
往來蒼雪西湖之間益得專其力於
文章而時出為銘傳序述率慨慷悲

激以為壯蓋其個儻竒峭者既不得
濟于世獨歛縮而發于文宜其有過
人者甲子歲余謝病歸西湖而君又
適來會曰出其子翁積所哀刻白華
樓集若干卷曰余平生竭力在此何
如作者君為我序之其良自負也已
嗟夫君才齟齬不盡展獨以其文垂

於後余方以是悲君而君願自負如
此然則君之至者其頗具於是而後
之讀者其能不以是知君與凡真才
之於世抑必有所伸君以鬱抑之氣
發于文其晚年之作當如王翦趙充
國將術老益精能擠君者其能掩是
使無傳與君既竭一生為文以傳而

歆余為序豈以余亦嘗歆求其至者
能有所會於君然余多病蚤衰於往
嗜泊然騖性柔心不洩以蚤休能有
所激發以畢其志茲不辭述吾二人
者始終周旋可念之跡如是良使後
之讀君文者庶幾惟余為深知君也
已是為序

白華樓集序

臨海龍陽山人王宗沐書

白華樓藏稿目錄

卷之一

書

復唐荊川司諫書

再復唐司諫書

別何吉陽司封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與董潯陽內翰書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白華樓藏稿目錄

謝張龍湖少宰書

與李中麓太常書

與陸篔簹論左氏春秋書

與陸東湖太保論國事書

卷之二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與阮山峯中丞書

與趙玉泉大巡書



卷之三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與督學王敬之書

答朱太學書

與沈青霞塞上書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復沈虹野書

白華樓藏稿目錄

與喻吳臯中丞書

與呂沃洲大理書

與侯二谷憲副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與蕭柱峯太學書

與趙方厓中丞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與萬楓潭中丞書

上袁元峯相公書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卷之四

序

送沈令序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贈陳孔目序

敘丹徒縣洲田誌後

白華樓藏書

三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陳情錄序

送陳僉事序

壽東吾譚先生序

贈栗僉憲序

周氏族譜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卷之五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壽烏程尹錢君序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送革補菴郎中還山序

廣西鄉試錄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敘沈道升四書意

贈左通判受獎序

二
人
自
華
樓
藏
稿
冊
錄

四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賀宮保胡公序

贈蕭學諭石潭序

刻籌海圖編序

卷之六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峯序

贈穆明府序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再贈官保胡公序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贈荆烏程序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青霞先生文集序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贈林金壇給由序

一自畢樓藏稿目錄

送沈伯子赴塞上輦其父叅軍公遺骸

返葬序

卷之七

記

季子廟記

讀易軒記

濬縣學題名記

沃洲記

灌園室記

皆可園記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碑

冉子祠堂碑

南將軍廟碑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

王公祠碑

卷之八

入皇樓藏稿錄

墓誌銘

六

姚大母壙誌銘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鄰溪施處士墓誌銘

太學沈君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傅孺人墓誌銘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墓表

李烈婦墓表

胡夫人墓表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祭楊遂菴相公文

祭甬川先生文

祭菁陽夫人文

祭趙夫人文

祭封侍御魏公文

八自華樓藏書錄

祭戚南玄先生文

卷之九

雜著

讀鄭風

讀秦風無衣之詩

讀豳風七月之詩

讀鴟鴞

讀史記封禪書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讀亞夫傳

論沛公誅曹無傷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日本圖纂刻題辭

題驚鴻集刻後

跋蘭亭記帖後

書郡齋左壁

題畫像者董君卷

弔林子文

八白華樓藏福目録

姚孺人像贊

趙心山像贊

卷之十

雜著

紀勦徐海本末

島人傳

三益先生傳

卷之十一

家乘錄

白華樓 丹徒紀事

府江紀事

三黜紀事

書

後唐荆川言談書

先生之文一切絕情絕俗信河流中之逆航矣

卷之

入皇樓藏書錄

九

雜著

紀勦徐海本末

島人傳

三黜餘事傳

卷之 三黜餘事

家與我餘事

白華樓藏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復唐荆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

白華樓藏稿卷一

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榮折起伏左廻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劔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

於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

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

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
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
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
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敝函
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
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
某不肖妄自引斷爲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
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擣
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
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
其盡同哉不審高明以爲何如承過愛敢據案
對牘草草請教不悉所言

再復唐司諫書

日者痛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白不改今且沒
矣非得海內大賢厚望之士題其墓而令士大
夫共傳之則唐君之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
泯泯則生者蹉蹉士大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
於富貴紈綺池臺歌舞之侈其身及其子孫而

亦何美於彼之苑不屬棺棺不及其葬爲也某
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海內大賢厚望
之士固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抱經南來而
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於采僕之鄙陋而
輕於卹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人才智
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痛而土寢蚊
處於其外沒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縮
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沒之
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
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
歎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
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徃徃悲歌慷慨借之
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
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燦鐸因響於
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
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
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
意於彼之富貴紈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

賜也亦予有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
稿一表且命坤稍爲議評笈次其後某慙非工
於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再私揣先生之
情或欲令不肖竊與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
耳謹忘鄙陋略加商確如別楮教之幸甚

別何吉陽司封書

僕無似附臭賢者同締款好然以南北分蹤寤
寐江海年亦數矣幸以知已所推聯籍王路此
或同聲之緣可奮大業天稍假之歲月當必不

敢徒以寘跡金紫爲計者惜乎栖羽初揚即遭
弋視令摩翔四海之志竟不得以尺寸施功命
也嗟嗟宇宙古亦屢矣不數日予將西指太行
下邳鄆道弔古之燕趙悲歌慷慨之遺而執事
返楚鄧入衡湘臨流而賦睇屈氏汨羅之深當
必有豁然大笑泫然欲涕爲吾兩兩符證者矣
何惑乎哉雖然達人覽萬物之故而不摧於毫
釐志士殉百年之終而不毀於旦夕區區紛華
越人可得而予奪之至於吾屬寸衷當自有火

之所不能鑠而耗水之所不能厭而溺者願從
此淘洗煨煉更求明切不知何日得隨執事印
對也妻卧床未脫兒復抱痘方在鞅掌故不能
衝踏冰雪候送驪駒如何如何謹具草啓代致
悃悃醫卜在席不盡所言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明天子甲
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
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

澤於月丘附阜於壘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
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
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纍欷不已也僕今且操
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
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
縣印綬廁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
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隨
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構
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絀怨於顯游彼其創謀

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
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
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鳴涕洟
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
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得附當世
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巘壑之吟
自勸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煙霧
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
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
畫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
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
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
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
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僂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
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
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
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
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備有所擅而成其名

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蹀蹀蹀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溢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嚙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

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脩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祝嘏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喻虎嚙鷲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

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恠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唵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

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
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
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
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鬪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
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
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
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
於文也亦然今天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
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
以蕃蔚黼黻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
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
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
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
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
味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
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
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
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

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
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
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
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
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
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
甚

與董潯陽內翰書

八
皇樓稿卷一

十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芷
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雁以綿其道路
之思而其引睇增歔有若兒女然者僕每耻笑
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
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
露繁木葉漸脫四顧箠箠言靡由况以失職
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
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
忽不知涕之霑衣也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

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
困之戒盖有揚輝之所不聞於會宗魏其之所
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
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
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盛
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於文章詞賦之間
以汨沒其好而其旨頗不當有所刺懟嗟乎兄
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盖嘗聞之古人矣天
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

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苑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
之士馳驚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
達人視之盖一覩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
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感
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
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
謳艷舞連翩綽約震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
遺一二慕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徃徃賈豎牧

兒相指覩卧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况其細者乎故早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懟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去官而秘跡巘穴者盖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萋莽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廼欲遲知己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

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徃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乎武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已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

遇不過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於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

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

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被譴謫南北之音隔而不通者逾歲矣今年春得兄中禮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大喜若此者非爲今人朋游宴好私其

入白華樓稿卷一

七

得一第一美官也蓋憤曾鞏不偶於時久矣一旦遇歐陽子驚異之薦之天子又憐其

時多忌才兄獨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符詔示

明之廬列爲史官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助

是以竊自欣躍忘寢食如是者累日故

賀於左右然而兄爲史官則史兄職也

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敢不詳書於

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動右則書言又

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書則父子受死

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皆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歲有采風之官以貢於天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錄而唐宋以來蓋寢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曆日疏爲歛歔傷憤久之而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臯言是也信如是則非惟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

書如古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始以期月之間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此言之他日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

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遐州僻邑孝子弟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白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

冒請謚銘以盖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
皆出於羣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茫然無所
參質鈎攷而書之矣苟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
當史職者嘿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蚊
負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
則 國家何以爲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已
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冷聞
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苟得與非若唐
宋朝領而夕遷之必二三十年而後出侍尚

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爲
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爲
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
子之禁中供起居注當自筮仕即遍擇天下多
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諏中外之間務得夫
朝廷之隱與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
州街談巷議民風野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
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史遷所稱予於某善故
得聞云云予於某之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某

處見長老某某云云之類必皆據其實書而藏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而信乎耳目不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下之公議他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間以備一代之史此其說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謂於今日之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間多不論及此獨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當世賢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乘褻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嘗欲私請覩之適

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孔子沒而後左丘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輝史記之文始稍稍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聞富所可與私納共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其才又不得爲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議論區區飲懣蓄憤蓋亦已矣間有故人爲史官欲與之言八不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

不以言而迺今適兄爲史官能無如蘇長公之
食不下咽也而罄其腸胃傾吐之乎不勝惓惓
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謝張龍湖少宰書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
隱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爲安危當是時天下之
士爭容其門何哉蓋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
國家之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
若不及故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白華樓稿卷一

六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言其好賢之
篤也賢者在位不幸而中貴之人惡之同進者
忌之而滄滄訛訛之讒日構且至焉則爲之察
緇白之跡斷群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憤惋
之私故其詩曰凄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
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
讒而退矣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
皎白駒食我場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

言賢者不在其位而猶不忘也於乎古之大臣
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爲士者孰敢不感恩慕義
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知己哉故天下
頌盛德而功業流後世我朝孝宗皇帝

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
武皇帝以來合已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
去之恐不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煽微嫌起讒
言以攻刺之其他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涕道者
而於詩人之風旨蓋蕩然漸滅不可復見於天

下矣竊念某澗之鄙士也上之不能秉仁抱義
其次不能博習國家典故及諳古今成敗得失
之際又其次不能做古詞賦侍從之臣播爲樂
歌聲詩薦之郊廟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爲材
智機辯及九九薄乏之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
過以其所習爲制科文字之末竊天子甲
第升斗之祿而已耳而又家世多微賤未嘗有
相先之友於朝當釋褐初輒辱先生進之惟誦
之下而與之遊且爲之納譽士大夫之間而曰

某閒於文辭其資性頗解諳吏事他日固可使
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時不肖又自量
前二者廼先生過爲獎誘後輩之言而非其當
故間嘗私有所爲文辭及稍念 聖朝中外

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已而出爲縣吏而
先生時擢南京吏部侍郎再入爲北吏部侍郎
再掌翰林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牋
片字通其殷勤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若哉始
進之士不敢浚求於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

者當路以不肖兩爲縣吏稍務潔白竊民譽曾
與巡行使者所薦十餘上部計其課以爲能而
又朋輩以曩所傳閒於文辭之譽從而誤投之
是以當路誤聽之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此皆
執事者采名而失其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
哉然所坐畿甸以內士人闕員旣以憤吻於外
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二顯游復爲讒構於
馬時難中覆互爲錮擊此正亡維之楫而流衝
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調吏部初予適

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誠快士論非
有力量銓曹當不得是已而禍發蔓及又聞當
路者過先生先生亦微出言款救之及所聞一
二中貴私人之讒則又爲之以平日狃戇之跡
而反覆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爲察而先生始終
忠愛之情則固上薄詩人之風旨而下不失弘
治時二三元老之遺意者悲乎悲乎不肖始無
相先之友既辱禮進之矣宦遊遠道又無殷勤
謁者之通於左右而難發以來又未敢有一言

蒲伏之請先生何獨采於區區之賤士至是哉
俯而思之日月如流生無以爲誦而沒無以爲
報者已何復道哉何復道哉雖然嘗聞之矣古
之君子當其才踈忤時往往取嗔貽詬不能以
一日安於朝請及被貶竄之后益自發憤矯已
勵行悔心遠罪習適當世而間以窮愁拂鬱之
餘論著文采以表見后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
報効知已之一端而又未量他日其能與否也
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居古趙南壤無丹

車厨傳奔走士大夫之勞而環郭以外多陂渠
秔稻魚雁荷芰之勝大較風土涉略江南此或
可以投寄羈臣孽子之跡而歌詠 聖朝者
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伏惟
垂察而少憐焉

與李中麓太常書

不肖釋褐即受知門下十年於此矣以宦跡江
海不及附明公同朝而游而明公太常以後亦
乞姓名以歸林壑巖穴之間而不復出是以兩
人者蹤跡睽違音問踈濶丹徒時曾辱手教及
篇撰一封繇無便風不及裁報恚恨恚恨竊嘗
伏念 聖朝以來弘治及 今皇上海內

文人學士彬彬盛時矣而 今皇上丙戌已

丑之間尤爲卓礚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
用者又不得通顯或且不久其餘放棄罪廢者
不可勝數明公蓋嘗思其故與予嘗悲古之豪
賢俊偉之士恨不生逢盛時而又羈繫摧阻如
此今天下之士不問識不識皆曰李太常馳騁

百家博極羣書可與漢劉向楊雄相表裏而今亦至是別有說與宦途者天下古今之共轍也昔秦燔詩書坑學士孔氏之道幾絕而漢武皇帝出而閔之號爲雄才大略好文右賢之君一時宰相如田蚡者黜道家言務隆推儒術所進叙者百餘人而公孫弘自喜位通侯亦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大夫當是時海內之士沛艾而進矣然董仲舒之醇謹申公之篤行韓嬰轅固歐陽生之明經博古並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其所與推轂者廼或出於王臧趙綰之流何哉蓋人情樂軟熟而忌竒偉譽隨詭而惡激昂而間有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其能竊黃老短長之餘以自便於世故也若吾太常自度其能之否乎吾間嘗視太常不能爲軟熟而所驚者竒偉不能習隨詭而所自喜者激昂毋乃世之所悅者在彼而明公之所持者在此與由是言之以明公之譽望而不免退處林壑巖穴之間者亦其勢也固無惑乎爾

也然而區區獨有所不忘於明公者則又未嘗
不以小其所失而大其所償何則尊官者榮名
之符也其所乘短著述者聖賢之盛也其所托
長故馬遷嘗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而
昌黎亦謂柳柳州使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有
不欲以彼易此者天之畀明公以如是之材與
識而又羈繫摧阻如此非厚有所托而然與明
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陳見
不知於漢劉向揚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

夫從門下游者或云不知或云多註疏古六經
或云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娛而其所著
者獨好戲謔之詞然與否與客或以此病之然
僕獨竊笑客之陋者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微
也天之生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
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常在
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賢豪俊
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
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困於鼓刀或擊筑乞食

於市或歌或嘯或喑啞或醫卜或恢諧或駁雜
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湛者與而其中之所
持則固有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
不肖南海之賤士也頃以知己得後明公涉名
郎署未幾放去蓋於明公先後不同年賢愚不
同調而其不能爲軟熟隨詭則適與賢者同而
今日之羈縻摧阻若固有所招致而然者吾不
知天之或有所屬意於間與否而其所飲恨蓄
憤與高山仰止之私寔懸懸於門下者不知其
何以慰我教我也人生百年日月如流晝有所
不能食而夕有所不能寢者茲附永陽山人之
便具啓以獻外附拙稿數首僭求削示伏惟少
憐而垂教焉幸甚幸甚

與陸篔齋論左氏春秋書

昨辱枉過偶出舊所注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
之誼當不得以攝稱非僕之言也歐陽永叔之
言也夫以公穀由卜子夏數傳之後而口授之
或雜而不經而左丘明魯人又親受業於孔氏

者僕廼強紕其說而特歐陽子之從何哉求經於其傳譬之原律於其獄人之辭以覆之獄焉而不合則不得不反而慎之也左氏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弑之此魯自桓公以來傳之舊矣豈不曰隱公非攝也公子翬何以及桓之未立而請殺之隱公苟自立矣何以欲須桓之長而授之也故左氏之謂公不書即位攝也以此然春秋之書

所以嚴亂臣賊子之戒魯以降凡諸侯之没但系之以卒而不以薨者是孔子惡其不請命於天子故絕其爲諸侯也夫以實爲諸侯猶論其罪而書而絕之而况隱特攝主也輒於其會盟遊觀之及亟稱公没則書其薨而謚之耶此歐陽子之所以不能無疑然歐陽子當時所及者特經所書公與薨之一辭耳而非及其詳也夫魯人之以隱公爲攝者謂惠公嘗立仲子爲夫人立君以嫡不以長故隱公不當立而特攝之

以待桓公今按禮諸侯無二嫡元妃沒則以次妃攝內事古所謂媵之以姪姊是也惠公元妃孟子沒仲子與聲子均之爲媵妾之屬不得立惠公特嬖其色而內惑之魯之父兄百官及國人當未之與也故孔子於其沒而周宰咺之臨其喪也書之曰歸惠公仲子之賵蓋不與其爲夫人也妾不祔於姑不敢以廟配於惠公故別爲宮以祠之書之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釋者曰考始事也譏不當立也志失也聲子沒則

以其子方爲國君故書之曰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推而尊之也經文所次大略無復疑者左氏特內有所受於隱公爲攝位者之說故於二年夫人子氏薨沒其事不傳於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仍錯文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蓋因君氏以明夫人之稱仲子也然謂二年夫人子氏之薨爲仲子則元年七月宰咺之賵爲無從故傳之曰預凶事杜元凱疏曰仲子在而來賵也由今觀之贈死不及

哀弔生不及尸古之人猶譏之天子之下賄諸侯之妾將以親附之也當其未沒而爲凶事以臨之豈近於人情矣乎苟夫人之薨爲仲子則於其賄亦當例書之曰歸夫人某氏之賄於其所考之宮亦書之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何一人而特變例以書之也若其以尹氏爲君氏抑嘗聞毋以子貴矣未聞子以命母之氏也此又其瀆亂之甚者也僕是以未嘗獲覩公所訂趙昉劉原道者之說而竊疑左丘明之在當時蓋由

魯人自桓公以來其所倡爲攝之說以文隱公之弑者非一日彼已耳習而熟之及讀孔子春秋所首系元年之事沒其即位而不書意孔子必以此故不復疑及其他所牴牾也則從而牽飾之以證其事其說愈支而義愈以晦抑不知孔子所不與仲子爲夫人已錯舉於經文所書之中而隱公之非攝其可以互見也又矣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

之寄者也十餘年以來其所以彈壓奸邪表鋪
國家入則贊決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
嚮近自 宮掖輦轂遠至夷虜推跣無問列侯
貴人以及輿皂巖穴之賤並呼曰某 天子
社稷臣也海內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
之門者肩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鷄犬
相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曩歲遣謫時
獲接顏色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
酌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
相后先明公抑嘗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
有以也頃者由嚴朝適從粵州時稍以區區
尺寸矢石之功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
也初非敢遽望朝之齒而錄之者賴明公並
二三知己奮然軒頤爲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
念 國家內外多故方急介胄按例引錄此城
明公於僕出無求之中而爲厚知之援所謂信
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
則僕之感恩嚮風銜誼無窮雖其猶潔自好敢

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
國家他不暇論即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
之仇將軍內劫主上之寵以外誘彊虜擅
威爽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
其奸孽暴其罪釁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
屍榜之四裔中外之人懽然朝喧市躍以爲故
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
日史官稗家之所及錄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
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

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爲之寢謀故將軍以強幹
之臣而位肘腋其鴛鴦猛鷲飄忽奮迅之氣肆
然橫恣左右交鑠中外甚至籍兵飲馬於宮掖
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非常欲如董
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天子威靈

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跣跣叱
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翱翔咨且睥睨猶豫
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此
言之則其折已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翼日

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非明公之事已乎夫誅其身后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盛之逼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寔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不敢論今日之事姑以漢喻漢武皇帝之英風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海內多故神仙土木祠祀征伐之事蓋已騷然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頽爛崩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爲左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而攬長駕遠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凜然莫敢自必其命故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則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天

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年之托不以屬之文成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義竭股肱內而贊詡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筭而尋以收勝此於其間博陸侯之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旁皇周旋所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

於一二肘腋之士而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爲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以擁昭立宣者預爲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頓舛裂皇惑如曩時乎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舍明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 主上神聖臣下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爲 國家世臣而十

數年來仰荷

主上簡任俯繫中外之望特

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
爲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爲浮湛特按
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分子布筭於其間如
漢故事令其既壞而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
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
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久矣萬
萬無假僕輩外庭之士呶呶然鄙口而從諛者
然而僕竊閑於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爲知
已者死言爲知己者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
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則后夷門田光而死於
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明公之捍 國家於
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今日所以厚望明
公收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功者計或如此
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伏惟明公憐
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白華樓藏稿卷之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夏日得澹泉鄭公所疏我明公破海寇之略不勝躍然喜未幾聞明公且被吾浙閩之命矣則又不勝躍然喜蓋始則竊慕明公以經略之才稍以治兵自著見當不日且大用故稍爲我公喜已而竊憤吳越之間 高皇帝乎定海宇

白華樓稿卷二

一

百餘年來蓋已晏然於魚稻荷芰之間而不習兵革久矣今一旦爲一二酋奴所煽誘遂相與羣亡命之徒蹂躪我人民焚劫我室廬攻燬我城邑 國家敕撫臣爲之督將募兵於海之上三年於茲然而諸州縣之間數震怖不給未有成功者何哉蓋患起於倉卒而又伏匿江海波濤之間非吏民及士大夫所習知故也吳越間故所辱明公按節處也以我公之材經略其間

當不必爲之按圖而畫召長老而議而諸酋奴
所爲弄兵之概可以抵掌而定矣僕竊有室家
丘墓之憂能不爲之聞檄而歌且舞乎故又復
大喜雖然抑重有爲明公憂者何則嚮之淮海
之間特其餘孽浮潮而至者爾明公少出師即
可翦蕩馭覆而奪其氣彼既不得利當不能再
至若吾閩淞則諸酋奴所蜂屯而蟻引世所出
沒門戶也非明公躬袍鼓督矢石親與諸將分
功血戰而制其死命則彼必不震恐畏縮非明
公內固州縣外散黨與而使吾氣日倍彼氣日
衰則彼必不悔禍謝過故竊爲我公展轉反覆
審慮而熟處而間有數條則一二年間所據鄉
邑傳聞海寇行劫之略而稍爲綿蕞野議於其
間者然久以宦遊遠道不能遠悉地方次第特
偶臆見所及不敢不言不知能間稱明公之摹
畫稍可賜之施行否也謹遣使馳賀并條書其
所欲言者如左伏唯覽而教之幸甚幸甚 一

曰謀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以來海寇爲患絕

少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高皇帝命將

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黃榜赦去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理假如齊田橫嘗聚徒五百人爲亂東海上漢高皇帝遣使諭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未幾田橫乘傳詣雒陽而齊遂定矣南粵王嘗攻長沙邊邑漢文皇帝以其丘墓在真定特置守邑歲時奉

祀又召其昆弟尊官厚寵之未幾而南粵王去帝制稱藩入貢矣即如近年黃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某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海島也今久而不反蓋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率相與朝命將而暮勅戍而其䟽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未聞謀慮及此以愚計之國家之力已大半爲北虜所疲矣

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
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
斥煥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溫台寧
紹以及杭嘉蘇松淮揚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
西擊南備則北擊決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
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
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太約艘凡二
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閩及吾溫台寧波人間
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

八 皇樓稿卷三

四

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
爲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
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則
相與行劫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
丘墓室廬之思者愚以爲當詳謀海上之寇某
爲首亂某爲佐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
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
其里之名氏而鈎考之而爲之鈎考者亦非欲
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者不得望風而

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曲緩其罪
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縛來
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級
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
自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
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
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
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
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

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
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
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
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
手刃一級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
兵仗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
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
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
首鳴者勿連坐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

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贖充賞其爲若父
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
並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官因而詐
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而謀
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
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
匿黨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
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
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

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
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
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連坐例賞之法
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
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世之
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
不能久矣伏惟尊裁 二曰申軍令僕聞海寇
之聚少者數十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十千人非若
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

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

國家海內衆建之兵大略均之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兵大略如昔秦人以

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人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抹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訛言恐衆者斬敵

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鬪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死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令曰衆各銜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渡而無聲矣又嘗夜半發百餘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蒐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逼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監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未至其伍先亂而有若兒戲然矣及敵之既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死鬪而

將安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
令以治兵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參將及各
守備指揮千百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
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
綁打一百棍如例凡臨陣督戰不如令者各許
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
治兵之條大略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
必首死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然後
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今

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
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
尊裁 三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兵家以介冑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太
半無盔甲而海寇亦裸而鬪其無盔甲與我兵
同而其死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
走僕舊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並
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腦背而已
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

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鬥者
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
爲採料製之大略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
聞海寇之兵特疆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僕
竊謂反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疆莫
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
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柁木
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
然故仄身前逼雖嘗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

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
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鷲鳥而進不必盔
甲而賊雖墻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
訪置在浙中惟溫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之
其弓弩亦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
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北懸射銀
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
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
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

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略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窄而三十人手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刃大斧或北方悶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槍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

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勒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略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占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各叅將所提閩廣

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邀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格鬪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機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椿及沉破舟之類以壅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此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材兵之稍強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衝擊故也頃聞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卯湖而出者蓋由各兵並壅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

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
澈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
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略當擇叅將如盧俞二
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勒習海戰而
使之往來逐利且鬪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
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聞無通潮之津稍
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
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
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
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
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
棋者之分子布算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
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
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
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
中計道路尅期日送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
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既分功罪自
切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

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
之阜林平望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
吳江太湖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
深入特慮浮劫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
之深道而入或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略閭里
急則詐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此則有司之
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爲督捕者也聞近
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
伏矣僕湖人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 五

曰擇官使官使有二曰將領曰郡縣有司近所
任叅將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
俞君舊在粵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死力而盧
君亦嘗手搏賊閩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
蓋皆一時之雋也然而浙之杭嘉與蘇松並爲
鏃齒之州聞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徃徃此矛彼
盾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垂其所之僕
以爲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
將也沈君之竒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爲淮揚

總兵時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固無所著見僕嘗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粵嘗聞沈君所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潁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中宿將也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為籍部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知內多為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校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略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無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疵其短此選將之略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為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

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闔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僕竊謂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患者則擇其疆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

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筭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 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并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似不得專統以爲訓

練之兵如此則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其死力難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一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健鬪然亦恐未嘗勒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勒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海寇所鬪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

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由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略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太約杭州三千嘉興三千而溫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括十一郡

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算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

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疆不知者難之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鹿之下即今之會稽也我 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

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即今之蘇湖也海寇爲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釁竊發椎剽爲奸有司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江五湖

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萬餘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伏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袍鼓時相訓練共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晝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屬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曰築城堡海上之

寇與北虜同並無攻城屠邑之略不過利在子女玉帛而已吳越僻處海上自古易姓革命之世並獻圖受命未嘗有戮力抗師者故築城甚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餘姚慈谿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於市鎮如我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

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爲之約束期會鈎考布算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財不必籍之於官籍之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量籍庫貯以助之至於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北虜數萬控弦其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

火器下礮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也故僕竊謂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並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近訪其製大略崇一丈二尺基廣八尺或九尺而上減其半環所居以爲方圓廣狹而隣之人有願併入僦廬或急則欲斂子女而入因爲割所有併築者聽如此則民間隨便興築城堡相望而賊縱深入不能肆行殺掠之患矣或謂如此其勢必擾僕竊謂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以其力之所得爲而捍其患之所不可
支且不願者亦聽何怨之有伏唯尊裁 八曰
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 朝
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請
徙富民實塞下蓋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
意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
有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
之當倣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
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
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
兵仗於其上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
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
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
互相聲援之略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
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
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歡
血爲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
及其賊旣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炮爲號合各

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輒按軍法而治之如今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膂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里兵之倡而賞必倍之僕又間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

倘爲疏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

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劑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競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

尊裁

與阮西峯中丞書

奉別時不意此賊突然劇至日來不得一追隨戎馬之間甚恨甚恨還家後即已攜妻子入郡城然譬之穴處之鼠不知彼中嚮背虛實及我公所震盪將士相機截殺事宜但據郡縣哨探者傳聞賊圍乍浦八日已而退散四潰海寧崇德之間聲言南犯省下又云賊已亡舟並從徒步且賊勢雖衆其實中土之人十當七八烏合

四引並無紀律果如此則兵法所謂可多方以
誤之亂而取之者也夫彼之所以舍舟而進以
爲如去年故事可以自省城一面焚劫一面擄
舟長驅而下也今聞省城遠近居民並已搬移
大小舟楫河港已絕則此賊前不得掠當必蟻
引徧仁和錢塘海寧德清之間又無已當或募
延轉入湖州萬一果入湖州南自塘棲而下次
大海漾次菱湖次湖跌漾次前山漾次碧浪湖
次郡城之下迤東則思溪次雙林次東阡又東
則吳江之鶯脰湖瀾溪諸處四面皆水壑也公
倘與督府公併力引兵相爲掎角彼此形聲且
戰且躡大略於水兵則擇三府之輕銳者乘以
飛舸伏善射者於中馳逐而射如遇賊衆列艦
而前特爲法鑛佛郎機諸火器橫衝而直擊之
於陸兵則擇廣江土兵處兵山東直隸兵分哨
而布相地利塹林阻不得輕鬪或俟水兵蹂躪
之後因而夾擊或俟彼之失利因而乘勝突戰
或出彼之不測因而掩擊此萬萬可以得志者

自塘棲以下所謂五湖巨浸之間並可效勝一戰而成百年之功不肖之所翹首以願聞者一應事宜已載別幅以前區區皆候賊過塘棲水戰大較也至於賊或猶在海寧錢塘之間又當以陸戰爲策相機分哨不能遽悉總歸有二迎敵者則嚴陣以待之不得輕爲賊兵所餌兵法所謂其阻如林蓋以鎮其黠猾嫖姚之氣也此則賊所衆知者也伏擊者則設詐以乘之擇地利以布各兵橫衝掩擊突起其後兵法所謂鷲鳥將擊必掩其形蓋以奪其氣亂其耳目而覆之也此則賊所必不能知者也相隔既遠相念彌深不勝區區草草奉布外敝府守城事宜十萬生靈所係萬唯速賜施行

與趙玉泉大巡書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
勦車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
疆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
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

以外一切繕財養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
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賄以
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徃徃寬
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既
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間矣
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
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
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
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

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
構謀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徃徃訓練未嘗
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
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死
聞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聞
彼東此西督撫及將領以下徃徃望風懷讒自
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
萬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
其次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

土兵最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兵不能支然無益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內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十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團之時量爲調發

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曩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較於浙東及海上馬瘠諸山事機愚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宜嚮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如謀賊情一條尤爲喫緊近聞海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興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要領何以緩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况舊歷閩海其冠中一切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有剖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侍教耳或曰非通

海市必不可散彼黨而謀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敝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况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健鬪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略者部署之大

略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舟其舟弩其弩鎗砲其鎗砲並不必官府別設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鬪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鬪吾遠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

在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
砲諸器以蹂之彼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
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
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既多易起
他議故遂中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
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
並皆脆弱游惰之丁况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
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
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
聲而濫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
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
各按產之多寡出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
一則官能籍其健鬪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
伏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
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爲期歲終不止則按
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
寧紹以上又與敵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
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

兵不可不為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卷二 白華樓藏稿卷之二

使來得兄上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

白華樓藏稿卷之二

白華樓藏稿卷之二

子

一則官能籍其徒闖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
仗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
專兵定後唯以海寇息滅為期歲終不止則按
取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
亦當準此為郵尊嫌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
其不可不為早練限歲限歲根結與夫練

白華樓藏稿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卧既與世不相聞牀第間

白華樓稿卷三

一

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切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爽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鵬賦則又潸然悽以涕未始不即彼之所以得而弔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攜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卻又不敢私則呼兒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兄其謂我為得乎為失乎以

此言之吾雖進不能附兄輩翱翔四方退不及
如古巖壑之士披綠簑釣五湖然而干戈之世
一畝之宮猶可以藉豐草而唵且哦也其情與
志未始摧以頽也况何必於僕爲嗚咽蹇蹇之
辭而相爲憤且弔乎僕願兄努力 明時共金
馬承明之士相頡頏至於山中之課無他指陳
如左所言而已或他有故知憐問者亦煩兄出
此讀之如何不盡所欲言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八壘樓稿卷三

二

解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
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
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咤可憤可涕之事
不知其幾金焦之下大江之滸得無猶有漁父
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
持碁局醉則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
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
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爲報曰
已草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

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與督學王敬所書

塘樓言別已逾載矣兄之道日益進問日益顯位日益高古之人所謂修身見于世兄之志也兄之事也而僕不自量間竊附兄聲應氣求之間戮力于茲然進則不能直其道于當世退則不能修其業於山林一二年以來丘壑之跡與烽燧之警相出入日唯輦妻子竄山谷間欲攜

書樹下若鳴葉之蟬吟草之蟲以自足所好且不可得已嗟乎嘗聞古之人云詩唯窮而後工僕竊謂文亦似之今以之自覆于戈晦冥之間雖或欲追琢其所至銘人之墓詠人之社與古之以道而窮者相磋切則又疲且零落矣安在其能窮而愈工也哉豫章之間羅念菴今之南州徐孺子也其他若東郭先生善山先生巾石先生並傳陽明之學振黃鍾大吕于州郡之間比跡而在兄今日過之鷺湖白鹿之上得無尋

二陸晦翁東萊諸君子遺業而脩之者乎傳曰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賢才輔而天下治
今之世譬之萎葉殘卉當窮崖橫波之中日溷
而日湮無復能振所藉者諸同志猶如將旦之
星耿耿人世耳願益努力願益努力若僕則固
有所不能也如何如何用世之念僕已銳絕頃
者當事之薦蓋不知僕之所故嘗獲罪之因云
云耳或欲不肖從今人局固以自鬻于世兄憐
我其亦能之否乎嗟乎于此焉窮而不敢不工
此或區區所自附於兄之聲應氣求之間當不
我厭也恃兄知己之愛及之又以牋盡不敢悉

答朱太學書

承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
特僕雅好著文辭問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
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於兄或
少異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
治三軍與檻獮而坐胸中景象即可參照故釋
氏愛蓮花以其出於汙泥而不滓也如何如何

與沈青霞塞上書

兄既以上書言 國家事徒塞上十餘年來僕之寢思夢魂半在楚離騷卜居招魂諸篇中因數憶兄輦妻子羈山谷間旦暮所耳目者特烽燧之色鼓鞞之音秋八月來草木既落鴻雁南翔兄抑嘗爲之泣下霑襟否乎雖然僕向嘗共兄讀傳記至朱雲折檻處未嘗不躍然抵掌願想見其人而况於僕竊嘗從兄遊雅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其亦庶幾昔人所稱綰帶而交者乎

八皇樓稿卷三

五

又况於兄躬自蹈之與若人慨慷激烈而上下之乎曩從粵中函牋赴京邑時嘗爲六子詠元以下翁太守台山莫提學中江侯比部二谷王僉憲東華與僕而六也其詠兄詩僕猶記憶四句曰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寧無戀妻子祗爲報 君王當是時客或私聞之並爲流涕間嘗割俸貲數金并前詩托陸錦衣寄兄所不知到否已而移官大名兵備行縣入清豐過南將軍祠因憶兄嚮所托記其事未及報望南將

軍廟貌猶有岍然躍馬揮戈處因低徊歛歔又
之輒爲勒草命其令溫君名如春者鑱石以報
兄又別檄溫令括罰金四十兩附其中未幾坤
即罷官去已而溫君遣吏來候僕已報如檄所
云發使塞上矣不審其亦無相負否乎嗟嗟嚮
也同聲今也異域四時代謝髮頽且白天其有
意於 國家乎願亟還兄內朝連朋舊於清珮
鳳池之間而僕亦從丘壑中效昔人作聖德詩
矢歌 國家盛事萬一未偶願兄塞其兌而屯
其膏濡忍以待無爲憤咽他日傳名臣傳者當
必附兄朱雲後幸兄其有以自信而自愛也張
尚寶行急草草附言外三金少効塞上薪水之
助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數自喜願請纓北 闕答兵
萬里外不然當同折檻引裾者流爲直臣於時
庶幾古之豪雋之士聲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
寮中建言不避出之塞上方其裹瘡痍攜妻子

匍匐朔漠去死什九何其壯也僕不肖亦從郎署後處之粵南令與椎髮卉服之夷相紛拏不意仗節蠻烟中間從枹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無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己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霏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憐嚮之翹然死綬斬袂之氣盖已摧剝銷蝕譬之已寤之夢了無復能自言也已兄旅羈中聞清笳之音和變徵之曲讀離騷之文叅小雅之什得無泠然自恨爽然

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門來猶時時道兄魁岸自豪於今鞅鞅者甚且散客游之金食仗劍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傳介子輩以建萬世之業於時嗟乎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知其果與否近得鳴劍集讀之篇中喑嗚叱咤間亦稍可按而覆矣傳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於君父之怒怨而不諱可也豈得如古節俠之士所爲若此
主上
春秋既高聖德日盛下
明詔還逐臣其間事

機遠近不可知願兄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忉忉幸不以遠道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不盡所云

復沈虹野書

使者持誌草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云云某所爲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狀之直而太踞處俱已鑿抹如廟見二字及稱長子位中子偉處皆所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猶言刪去杜姓二字據愚見此正

古人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萬萬不當諱者兄獨不觀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乎甚至烏卵巨跡等處並以詠之廟庭勒之鬯彝蓋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至衛青無本姓冒衛媪爲衛古人於此等處並不敢含糊毫釐近日唐荆川司諫誌施子羽墓於復姓一節猶沒而諫義正如此兄賢者也一切文章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年之後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必嚶嚶效世眼所爭耶

然恐以違兄爲罪已於別稿所上寬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兄直書杜姓二字亦不失爲仁人之所以不沒其親也使者歸適從舟中呵凍捉筆草草奉復不宣

與喻吳臯中丞書

僕附公鹿鳴來古人所謂知己不可再者顧挂仕籍時南北東西不相及間得公手書及所貽篇什讀之聊以慰江上攬帶之思云耳及僕罪廢以後蒼雪之水既僻吳之西南陬少士大夫

入皇樓稿卷三

九

舟車之縮音問不可得譬則蟄蟲也近有客自京朝來得縉紳錄始知公已服官大中丞且督江防甚爲躍然石城鍾山之間吳晉六朝風流文物姑不論我高皇帝嘗塹城而都覆僞

漢百萬之師於江流關下古所稱鉅鹿昆陽赤壁淝水之戰不能過也况城郭宮闕圖書武庫聖人之所以一天下而臣四海者當與公之詞襟藻腋相旦暮焉公登遊而慨然以賦其及廣和班固左太冲諸君子之什否乎僕左遷南省

時頗持蓄此志已而忽忽不竟卓然數年來
國家多故南風不競矣近聞禁軍之變漸與唐
末諸藩鎮牙兵無以異恐非盛世所宜有也願
公與深識遠筭之士若沃洲公輩一商摧之烏
有先生亡是公子徃徃篇末得攬缺失以諷
國家此僕所以借公文詞之好而効區區也餘
不敢悉

與呂沃洲大理書

近於督府公所遣使得我公手書間亦附牋事

八
皇樓稿卷三

十

奉報當已達記室矣近來萬福如何公之才與
識今之夷吾也不當踰躐散地顧公自憐多病
又未有嗣子故借宦遊與時相浮湛然坤之愚
竊以聖人不習養生家然養生家唯得道之至
者可以當之何者以其忘生故也坤所爲公憂
者唯嗣子及問故嘗客遊門下與公所惠手劄
自以爲憂者亦唯嗣子然恐不免一障矣金陵
多佳山水又於

天朝爲鎬京城郭

官闕

輿書武庫左太冲之賦所不能載者於今十而

五六焉公以博識古今之士共二三知己娛於其間所以保真而完氣者甚可自適也忘之又忘而日無所得無所失焉昔人所謂玄牝之門萬物之母其或在茲乎坤少從吏門下間好習兵訣亦頗有馳驅四方之志及罪廢以後一切揮戈躍馬之氣漸以消歇近復多病將日蕭騷於林蘿池草之間不啻如土處之螺蟲而已公得無憐之否乎適堦金生南遊太學特具尺楮少通耿耿不宣

入
皇樓稿卷三

七

與侯二谷憲副書

頃過荆川司諫家逢兄所遣卒得手書匆匆勒數言還報當已奏記矣讀佳刻清曠散逸信所謂雁蕩赤城之人也恨未得全袞一縱觀兄之底裏耳潘天泉遠索大名誌草僕當時已就十九中間尚有數處須一訂耳聞天泉兄即報入刻何其遽也豈僕以遲滯獲罪天泉兄欲以迅捷爲吾收贖之耶中間草略處勞兄一爲詳訂南樂霍貫道僕向宦河朔時所拔之爲千人將

者也其人忠勇壯偉可以比古之南霽雲且起自行伍將二三千人二三千人銜其恩威不敢犯有名將風此在兄今日幕府所可問而知者嘗過北塞手搏胡兒以歸及僕解官南還涕而送之黃河之上且自請願得死倭奴僕以既罷官卻之然亦誠其無得輕鬪也不意未幾荷國家六郡騎射之選遂將所部而南始至松江亦數有功惜也阜林之戰力竭而沒然其所殺傷倭奴亦略相當倭奴之所以不敢蹂湖脇抗

而逡巡以啗督府之餌卒至困亡亦其一戰之功也大略已見前寄紀剿徐海本末中嘗欲爲貫道勒一墓銘以傳之後草及半已而亂他帙中到今不能檢貫道之子騰蛟歸且急因匆匆遣之尚未及了此宿負幸兄同天泉於郡志中一紀其事且令今之戎伍間亦知忠勇士雖戰沒世之君子猶不忘其誼也如此或於南霽雲之祠之旁得兄題數言并令貫道附祀之於下亦兄盛德事也身雖已露沒訪古人招魂而葬

衣冠并卹其遺孤諸種種唯兄共郡守諸公努力努力餘不敢贅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

八皇樓稿卷三

三

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侯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

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
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
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岼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
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
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恠退之於子厚以文章
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叙
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歛歔而流
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
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

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
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
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
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鳧唼蒲伏以自媚
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
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
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鈇鋸
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
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

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

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于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宦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小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

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鼎畫士蔣曉山書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爲鹿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像開綃對之角巾野服踈肩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個儻卒不爲世所容宦跡所

嚮如浮梗萎靡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猶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聞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僕臭味夤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爲文章已而釋褐舉進士間亦不自量願附古之以事業名者相馳驅今已頽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泊中外稍

稍近之而身雖數爲世所困抑摧擯其中炯炯
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竄惠州時和
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往
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輒淋漓慨慷因
酌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安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而不能逃其
名像猶傳之至今今今之人猶對綃而引聆欵
獻也不審君以爲然否

與蕭柱峯太學書

皇樓稿卷三

七

公匆匆東渡何以相見之難而相別之遽耶青
霞兄以忠孝廉節名天下特其性資慷慨憤烈
遂爲世所構陷以大戮天下之士無問識不識
猶爲之酸鼻而流涕者而况於吾輩共之交遊
者乎近聞 朝廷已薄其罪縱之妻子得以來
歸然所可痛心者青霞之骸骨尚不得還葬若
耶秦望之間而生平所著文章發難時爲當事
者所收青霞之身可殺而其文章之精光所以
寫其忠孝廉節之養而千百年之後猶不可得

而磨滅之者固在此也聞柱峰少與之肺腑交者得無悲且嗚咽於其間乎主父偃沒而孔洸車出而收其尸以葬漢天子以長者呼之其遺文猶得載之史冊至今存之者當時故人知己相與哀輯而不忘故也不肖雖薄劣願與公共之今其妻子之歸聞裘囊之外無一錢當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其祖父所故遺田廬又十已廢其六七更不知其能給朝夕否願公急與之區畫而其骸骨今未能遽歸請倣古者葬衣冠之法略爲一文藏之名山而其遺文散失幸於四方朋游中以漸蒐錄積數歲倘得什之四五亦足以貽後世而慰青霞九原之耿耿也已臨楮涕洟不能情次

與趙方厓中丞書

僕隨公廉鳴三十年于茲其間聲應氣求頗欲自附於賢者之後然宦轍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遊及罪廢來譬之伏蟄之蟲矣昨西湖之上復及稍稍傾吐其間躍然躍然再夕之晤俄而

千里公且入金陵諸名公碩卿與臺諫諸公過
公曾論及東南事否僕向已共公論之頗悉矣
吾浙直數十州郡所橫罹倭夷之慘漢以來西
北所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
者數年來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聞
寄故得以芟刈羣兇東南少填然而海上之烽
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
者去吾溫台特南北州也其所以內怖胡公之
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况西北之虜入

為 中國患必控茲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
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
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汎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
至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此

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
積勞其當從 中朝也又矣特為增秩賜 璽
書久留於此 聖慮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南

廣之亂中外顛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勦萬一
海上之乘汎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窟據而旁瞰

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窘於饑殍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間而起遠近倉懷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遙度蓋以兩壘相近遠者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釁並在

南贛襟帶間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竊恐吾之擊之也互爲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連箚塹壁顧有一力一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璠諸寇大略並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涑頭

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夤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爲明驗矣昔者六國之師仰關而攻秦不能西窺函谷尺寸之地弊正坐此正德年間都御史陳金故事至今南州以爲話柄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四屬之兩廣總督若吾

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謠曰 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僕舊在粵南頗知彼中情事而又以此事繫

國家利害公則在大臣之列與 國家爲休戚者也故敢布腹心如此部中雖經題覆猶喜未有 欽降 明旨而胡公所見亦與愚合特不

便於自爲䟽請耳公倘以爲愚非過計片言之
間其爲福於 朝廷者多矣如何如何不勝懸
切之至

與何吉陽司寇書

姪與子壻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
訓攜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濶欲召之間
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
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卧已久然 朝廷宮
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壑

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况克齋方厓象岡濯溪
諸名公鉅人並僕師友中最爲知己者今共翺
翔卿貳綰帶合蹤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
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籜冠几席其間亦甚懽
也顧深思之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
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
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雉兔
之穴嘯歌於薜蘿之叢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
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臨楮及此不

覺惘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中朝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即爲長別終欲擬跨一驢凌秋而過暫與公一爲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呂友來偶遇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伸鄙情不盡不盡

與萬楓潭中丞書

公於同年中僕所辱知己之愛最深者也顧宦跡所嚮既不及共轍綰珮而游及罪廢來僕既遠竄山谷而公又遍汝閩楚青徐之間杳不相及甚矣其可爲歛歔也猶承公數留記憶時時

皇樓稿卷三

三

得從相人者問訊起居稍爲遠慰公極稱相人者術最竒僕視之猶多誤也何者僕既罪廢歸來山中方蓬其頭而垢其面與樵斧漁縵之老相混濁泉壑之間者旦且暮耳而彼猶曹然指吾之頤而曰此屬燕頤也指吾之音而曰此屬洪鍾也他日當侯封不然或取上大夫印綬彼皆以其所以貌公者而貌不肖僕雖與公別且久其顏色之稿筋骨之頹當與曩時不相及至於頤之燕不燕音之鍾不鍾公尚能挂之眉睫

與耳垣如渠所稱述否乎僕笑而辭之及別去頗窘顧謂曰君之山林骨起其與海蟾者流蟬蛻塵樊也乎此或近之竊恐僕猶然塵樊中人不能遽遺妻子辟穀食以驗彼之相術也既遠公不及相與追懽特據席走筆令左右一大噓如何如何

上袁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

八皇樓稿卷三

語

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爲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予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歎歔

者東南數十州郡所惟倭加之患漢七國唐
之黃中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何
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
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
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
皆死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
前而鬪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
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凡上肉
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

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
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
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
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
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
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遭
謀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
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

之勤徃徃聞其夜半糲水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

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謫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木

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
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
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
色之嬖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疵之者然至於
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
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
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
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
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

獨照於上賢公卿爲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
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謫狄青惑
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
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
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
定難之功恐它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
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
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鄧支而劉
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

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國
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
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勲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
公開鎮遼薊時僕嘗幸爲吏河魏獲以簿書事
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
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道出入亭障擘畫
山川以覩公吐掘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

匝八年公之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
之汾陽王而身有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
里婺無不識記公之名氏勲爵而指呼曰大司
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異世之士及覩公鼎彝
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之
執鞭焉而况於僕嘗廁下吏之末者顧偃卧於
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爲片楮隻字以布
殷勤者何哉盖亦有說君子之得志也爲雲翔
爲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

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子而遭讒坐訕也爲離羣爲子行其身任在塗泥之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卻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並稱公嘗與品詮天下之士徃徃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蜴蜥之末無因而致虬龍之前也鷦鷯之羽無因而薄鷗鵬之側也豈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於簿書所報之外間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

之布者乎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所注記者也不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蓋好真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於公也雖然公既下憐僕僕雖廢不敢不以所林瞻而壑仰者畫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勲名之士所爲聞世者有二其以弼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詩之所詠素綵羔羊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帥百僚而不可以之馳驟疆場之險其以個儻竒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

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
樞機宮掖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
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
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漁陽上谷雲中上黨
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徙幕而避及其內也則彈
壓中朝坐鎮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
之屏跡歛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
舌爭非可以形力攬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
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兼

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
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國以
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
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媮
佚之弊一朝而饒去之聞都而市之闢士大夫滌
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乎盛矣然公抑
亦考醫之說乎病者內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
者之不察日翬然而闕且以死其越人倉公之
至廼爲之滌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適矣

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收之者乎
近聞兩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
或禡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凜然惴怖疑
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屏讒抑
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盖有所深憂乎其間
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
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
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
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
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
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
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皇樓稿卷三

09624

不願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其間
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
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
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
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
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
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
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